



至誠無為 法天行健

◎ 發一崇德道場 韓萬年老點傳師

辛苦歲月戰兢度

在大陸的時候我就入道門，那時年紀尚小，只見過老師（師尊）一面；17歲時來台以後，才見到師母。早期大陸的修辦環境，因值世局動盪，可以講是封閉式的道場，除了前人以上，各壇道親不能串壇、串風。「不能來往，互相保護」，這是老師的原則，也是佛規。

師母初來台，閉關幽居，經過兩、三年跟師母老人家溝通，才接見外人。第一個見到師母的人是張培成老前人。這段期間，因語言的隔閡、官考

等，師母受到很大的考驗，張老他們老一輩們也有段非常辛苦的歲月。說是受苦，但比起我們老師被關上一百天，甚至更慘的南京五老爐被關了十個月，就算不上什麼了！

受考期間，如果張老說：「馬上通知停辦兩個月！」我們就停兩個月不辦道；等通知說：「可以啦！」我們再辦，當時就是這樣忽辦忽輟、戰戰兢兢！那時候警察也會經常在半夜11點多造門，美其名查戶口、核對每個人的身分證，實際就查你是不是一貫道！以我們家來講，一個月大概查個兩次跑不掉。

至誠親和秉公心

民國 38、39 年（1949、1950）那個時候，過年我們會到張老那裡去拜年，張老也會到我們這邊來，每逢節日時都會連絡。之後，與張老比較熟悉，是因為當時張老跟樂汝成先生做可樂娜糕餅、糖果生意，我們是米、油、麵的中盤商，他們用油都是跟我們買，我們祁玉鏞祁老都叫我送油去可樂娜，每個月大概兩次，因此我便有機會見到張老。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見面總先問：「老人家好嗎，家裡都好吧？」不問別的，只問平安與否，每一次都如此，可見他老人家對後學的那一份關心。他老人家對我也是蠻好的，每次來我們這時，都是拉著我的手一起走路。他老人家這種親和力、這種至誠，完全沒有造作，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點。

以我與張老的接觸，他老人家就是那份「誠」，沒有二，對什麼人都一樣，交這個朋友，就是真心交這個朋友，絕對不玩手段，這是我的感受。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該講就講，毫無保留；同時他老人家最大一點就是「不分彼此」、一片「公」心，不分哪個道場，為了大家，自己犧牲都沒有關

係。為了一貫道總會事宜，單言前後五年就好了，五年的時間，他老人家用盡心力、身力、財力，默默付出，苦在自己，對外從未言一己之苦。

言出必行作先驅

我感覺他老人家的特質是「不做，不說；說了，一定要做！」該做的就做、該付出的就付出、該犧牲就犧牲、該奉獻就奉獻，從不考慮自己。民國 30 ~ 40 年（1950 ~ 1960）間，為了保護家人，他還登報與孩子脫離父子關係，避免牽累到家人。我曾問：「您老怎麼了？」他只笑笑：「不談、不談。」你就知道那一段歲月他老所忍受的苦。「您為了保護孩子，親情切掉，沒有關係？」但他老人家心想：「死就死我一個人！」為了道務，抱著必死的決心，這種堅忍意志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

張老跟韓雨霖老道長等前人輩，早在民國 50 幾年（1960 年代），就開始著手進行一貫道的立案申請。張老當時權宜先成立「道教會」，後來得力於陳水逢博士與之後蕭天讚的幫助，由陳博士聯合學術界宋光宇等人，致力於一貫道合法化的推動，其動機就是要讓大家能安心辦道。



▲ 一貫道總會籌備會，開啟嶄新一頁。

當時陳博士任職中央黨部副秘書長，加上陳博士的學生——林鈺祥、蕭瑞徵等人聯合了 40 個立委簽名，冀一貫道合法傳道；更重要的是蔣經國總統開化、開放，終於在民國 76 年（1987）由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一貫道正式解禁。

隨即，我們張老（基礎忠恕）、我們祁玉鏞祁老、大姑前人老（陳大姑老前人，發一崇德），還有高斌凱老前人（安東）、施慶星前人（寶光建德），以及薛福三前人（興毅）、林枝鄉老領導點傳師（寶光建德）這幾個人等，在陳水逢博士的協助下，開始發動、具名提出一貫道總會立案申請。

反求諸己以德化

一貫道弟子如何落實祖師心願？我個人以為，最重要的是「反求諸己」。我們現在辦道辦久了，就以為



▲ 民國 87 年（1998），一貫道總會承辦中華民族青年子弟成年禮。

是個人的能力，而忽略了天恩師德，很多點傳師那種盛氣凌人的氣勢與個人的習氣、毛病，缺乏反省的工夫，這是很擔心的事。我們老師在「道之宗旨」講得很清楚：「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。」不只是「啟發良知良能」，還要達到「至善」境地，我們身為點傳師，有沒有做到？而今能夠像張老這樣子的，沒有幾個！

我們常講：「修道修心、辦道盡心。」但你心沒有修，怎麼叫修心？老師告訴我們：「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。」坦白講，我們又知道、了解多少？我們有做到嗎？以我個人的看法，我們點傳師若沒有在修身、正己這方面下工夫，只是辦道開創的外功，短時間或許外在是成功；但長時間來看，若沒有涵養的話，最後仍是會失敗。

我們在這場上帶後學跟學校老師不一樣，我們帶道親，一帶是 10 年、

20年、30年，像張老則帶了60多年的歲月啊！老師講：「良知良能、至善，給它啟發出來。」那才是真正的修心。所以，我在道場特別強調一句話：「我們修道、辦道，不是用天職帶人，而是以德化人。」

定靜澄心真人顯

三寶心法如何修持？由「心」下手。六祖惠能講：「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」《六祖法寶壇經》所以我常講：「修道人、辦道人要——存佛心、說佛話、做佛事。」如此而已！你若非真心，久而久之，就質變為個人之能力耳，那個心便沒有佛，更沒有天命了，所以最要者在「心」。從「心」做起、改變起，「良知良能」才能發顯出來，不但要發顯，且臻「至善」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人！

六祖又言：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」《六祖法寶壇經》告訴我們，肉體不需要做功課，功課在哪裡？從「心中」下手。《大學》的「格、致、誠、正」，就是「靜坐」的工夫，也才能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。此即禪定工夫。自性要明，才沒有汙染。禪

定的工夫是要格除「六塵、六識、六根」，所以叫「六根不生、六識不見、六塵不染」，《心經》講「五蘊皆空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要有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」的工夫，那是步驟，由「定」開始。

我個人認為儒家的心法是最人性化的，沒有什麼花樣，由「身、心、靈」開始要求自己。我跟我們道親講，你講道叫別人修道，自己卻不修道，如何行得通？你自己得「不動心」。正如孟子所言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」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環境怎麼變，我的心就是「一」，也就是孔子講的「志於道」，志向如一。

一般人是被外在的物慾所引誘，所以眼、耳、鼻、舌都向外看、向外找；然真正的「道」不在外，身外無道！孔子跟顏回講「四勿」，他講「非禮」兩字，即代表一切；孟子也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《孟子·告子上》心不外放、眼睛不外看。所以我們必須要有「內斂」的工夫，你才能夠談道。我常講，我們的肉體是借我們使用，我們只有使用權，沒有主導權；本性才是你的真主人，你要讓「真人」做主，修道就是這樣子。



▲ 韓萬年老點傳師慈悲受訪，談張老前人行誼與修辦理念。

以身示道化他人

有一句話：「要想改變別人，先改變自己。」我們都是：「你、你、你，都是你的錯！」老師曾說：「你的錯，就是我的錯；我的錯，還是我的錯。」我們最難做到的就是「認錯」。子夏講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《論語·子張》有過，總是講理由，一般人不會檢視自己；尤其辦道辦久了，總認為自己所言所行無誤，考倒了後學，就說其「根基淺、沒有佛緣」，甚至認為別人「祖上無德」，都說對方不是，卻忽略了自己的方式或講話的口氣不對，從不反省自己。試想連曾子仍「吾日三省」，顏回更是「不貳過」，我們竟「聞過，不認錯！」所以我們必先得改變自己，才易感化別人。

「言教不如身教」，我們前老人在世，一再要我們「以身示道」，我常跟大家勉勵：「我們都說前人德行

如何之大、前人怎麼地好，但後學看不到，後學看到誰？是你！」你是前人栽培出來的，可是在你身上卻看不到前人的德，甚至十分之一都沒有，這是很危險的。

平心整合忠恕揚

整合之路，以「忠恕」來說，先將「忠恕」整合起來；「忠恕」內部要同，先要由身、家、國開始。《大學》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我們先由自己本身做起，若連小同都沒有辦法，如何大同？所以先由自己小我做起。

張老前人在世時，老人家曾跟我講：「我很累！」一轉眼這已是十幾年前的事。老人家這樣子大德，後學還是我執，足見整合道親的心不容易呀！其實你心中真要為佛做事，哪有我執？你是為你自己做，才有這個問題。難的不是人事，是人心！我們做後學的要好好體悟老人家的那份苦心，完成老人家未竟的遺願，才是感恩老人家，以及回報 天恩師德最具體的方式！

（選刊自《聖業薪傳 鼎定未來 老前人成道五週年感恩追思紀念特刊》）